

南

渡

錄

南渡錄卷之二

大理寺左丞前工科都給事中臣

七月丁亥祀高皇帝以下於奉先殿以大

祭以太廟未成故也

命暫停緝事衙門以五城御史糾察

蘇松巡撫祁彪佳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

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于二十年焚其刑具

送囚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為功

羅織為事雖轉送爪牙實擅好鷹狗訂縱迫勒承按以

指授定雖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冤酷慘等子
未聞平仄從無除杜此詔獄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衛
司為錦衣衛常直駕侍衛未嘗有所理攝迨東廠立
始開告密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鬻刑章無籍特先憑倚
籍技充緝私士紳交通倖免飛誣多及善長赤棍立致
巨萬招承多出予榜怨憤充塞京畿欲絕苞苴苞苴弥
盛欲清奸宄奸宄益多此緝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
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
歸可敗朴責多及直臣奉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

當共血誠玉階內飛金陸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即恤錄
隨願已竟驚骨削矣朝廷受復諫之名天下及歸忠
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疏奏閣臣曰廣擬革不允諸內
臣意也曰廣疏奏甚力有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
有嚴銜等語乃命五城御史體訪識者已知嚴銜必復
矣御史朱國昌言臣奉旨後傳聞仍欲設立緝事差遣
內使然歟否耶國朝自設嚴銜以來但知利于得奸不
知奸愈多愈不得已臣請臨言其害緝事之權授之刑
官理刑之權付之辦事番徒一出飛以擇食首告日熾

捕影為上私刑酷拷吸髓膏髓放自繇輕重任意口
詞難辨有無受書一任出入下自黎庶上自縉紳同沉
黑網矣至于各衙門審事察緝有人立其公庭名曰聽
記各犯情詞與問官讞語一一錄之若非各有實緣遂
其嗜欲則增減捏報且緝獲有功例得陞級于是網羅
四布劾賊捏款大起株連積成一卒之功孰計萬人之
枉至使無賴廝徒儼然冠蓋金吾抗衡紳士名器之濫
尤可惜恨若夫內使銜命縱時奉差而經地方道路以
目苦至驚惶逃竄聚集傳說連禍無已誠非所謂于聖德重光日

也報聞

升國子監丞陳龍正札部員外原任臨川知縣張永札部主事後北兵入嘉興龍正居家病瘧感憤不療死加去任吏部尚書張煥言工部尚書程註太子太保于廕巡撫湖廣何騰蛟疏陳守楚要着以固長江從之

言楚地上自荆襄下帶新黃沿江二千餘里自非于扼要處各設重兵宿將一處踈虞全疆潰敗除武昌為全楚根本已有鎮臣左良玉世守外其餘扼要之地有四一荆襄一岳陽一承德一新黃荆襄全楚門戶在所以

爭但目前尚稽恢復則兵將安挿無地防禦之著宜併
力于岳陽議總鎮一員統領水師五千馬步一萬直抵
荆河口灣泊于監利公安等處以防狡賊之順流馬步
屯札于城陵磯以應舟師之聲勢水陸俱備則上流固
如承天陵寢所在新難聽賊久踞然未可輕率其原設總
鎮應駐兵于仙桃漢川而府內固漢沔各湖之險外連
承德各寨好義之民以守為復局從此定再如德安與
蘄黃皆屬喫緊惟是蘄黃迤而德安遠守遠不如守迤
宜設兵一萬總鎮一員為之駐防起自陽邏團風道士

狀以至富池田鎮清江各要口皆屬其轄而更聯終新
黃山寨作我外援則下流固若屹巖中原固有三路並
進之功即暫安江左亦有萬里長城之勢疏奏命議行
戊子原任大學士孔貞運卒

謚原任督師兵部尚書盧象昇忠烈

象昇以丁憂督師死賈莊之戰先帝時贈太子少師

至是補謚

起用罪廢各官復原任左僉都金光辰原官候閑用

光辰先帝時以御前敕劉宗周故諫餘皆罪廢或降詞

者內胡麟生胡江係擬封先未蒙點用御史徐砥臣係
例轉兵部郎中陸奮龍家屬以懷遠庚常胤緒薦皆復原
官時起用紛々獨原任兵科沈迅已家先帝環召尚遺啟
事後據堡自守抗北兵堡破閣門自焚子弟皆被殺
升李之椿光祿寺丞

之椿以吏部降

己丑吏科都章正宸疏陳國是

正宸言今日形勢視晉宋更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
而悍將驕兵漢無足恃豈真虎踞龍蟠鼎建之業哉而

當事泄：偷息何也遙望故都傷心離黍夫亦念祖宗
弓劍而歲乎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乎青宮二王陷
淪賊壘望援嗟涕乎從君以亡者守正諸臣冤慘乎三
百年生養熬黎盡為被髮左衽乎兩日未聞文吏錫鞶
矣不聞獻馘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聞老成引遁矣不
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日望興朝之氣象
臣知其未也今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禦守
不堅且事會之來間不容髮此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
結寨保聚擒殺偽官為朝廷効力若不及今電掣星馳

伏義仲討是劇天下之氣而生失執事也宜亟撤回獲
分渡河淮與河北山左協力互為聲援使兩京血脈通
而後塞升陞絕孟津據武關攻龍右豪傑並起賊不難
旦夕殄矣陛下何不縞素親率六師至淮上豈必冒矢
石履戎陣哉聲靈所震人切同仇勇氣百倍也

庚寅升應安巡撫左懋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加馬敘倫太僕寺少卿
兼兵部職方司郎中陳汝龍太子少傅欵北

書稱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示以銀十萬段絹各數萬

高節先生伏節死
義不辱君命此出
無武臣往之上

行又時臨北諸侯及吳三桂詔諭通和意恐茅言臣此
行往問先帝后梓宮又問東宮二三消息皆當哀
恤○誰不敢辭○但臣銜當議且同行之人不得不言且銜
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為命帶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茲
金繒戎輦則名實乖況以外銜往虜○將先往奪地而
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乎此銜之當議者也若同
行之馬紹愉即臣壬午年所特許紹愉赴虜講款奴顏
婢膝許金十萬銀一百二十萬虜使之參貂無數今復
歸臣疏言中國寬一馬紹愉北廷添一中行說而紹愉

遂通解曰籍矣今與臣聯銜出使可無一言哉如皇
上用臣經理祈命洪範同紹愉將使而殿臣一旅偕山
東撫臣收檢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矣如用臣同洪
範北行則去臣經理聯絡之微但啣命而往謁先帝
梓宮訪東宮二王消息賞賚吳三桂等并宣酬庸之義
而紹愉似無可遣也疏奏聞却俱請止紹愉改用原任
副督王永吉詔遵前言慈第臨行又言渡河而北生死
未知賴以辭闕之身効一言臣所望者恢復而迎日朝
政似少恢復之氣陛下時以天下為心以先帝之

禦北京之耻為心膽 高皇帝之松楸而即念 成祖
列宗之陵園現有黍離之痛撫江上之黎氓而即念河
北山東之赤子恐有左衽之憂臣更望 皇上命諸臣
時以整頓士馬為事勿以臣此行為必成即成矣勿
以款成為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必能
扼河而守而後能獲南都于萬全此一定之理勢也若
臣原請者收拾山東結連吳楚并可取臣母骸骨而今
以嗣北往內滿于心惟以不辱自許以死自矢以報君
之命而并完此父母所生之身死無恨耳末又云 先

帝殉難目少錄諍臣少也遠如河北之地雖在遠而勿
忘直知沒難之流雖逆耳而美事時以爲名言或語懇
第以宋富弼使契丹故事懇第曰此吾屬奏非契丹比
雖弼車中一拜亦不可其矢志如此

安廬巡撫張亮以閩逆可乘請任辦賊所向進討久之
尋召亮入京議既而不果復遣還任

補原任刑科李汝璣御史黃宗昌原官

汝璣先帝時以建言度

命提兵鉞聲樞駐防揚州

辛卯補原任工部陳燕翼原官

燕翼 先帝時以劾黃澍冒功論

升戶科部張元始太常寺少卿

壬辰贈先朝名臣吏部左侍郎葉盛為吏部尚書補吏部
尚書翟欽順詹署銓顧錫時任禮部時題請未票人以
為贈詹吏部事也至是錫時署銓復為題允然近年補
詹人爭覩觐矣

定守護鳳陵戍兵五千人

追謚繼妃李氏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

授進士陳震生等中行職班三詔

案生汪鉉盧象觀張盼之王鳴珂歐養素六人皆應授
邑令至是借差改京職與大理寺丞唐兆恒等同班招
四方

命嚴汰劉付武職非兵部督撫總兵等官不得擅界

原任戶科熊汝霖疏請喚群迷昭臣分命之

疏言當事諸臣爭誇定策周計復讐廢室未已且為開
穴噫此乾坤何等時不利一籌餉議戰議守如何防江
如何守淮如何控荆襄如何定齊豫如何使諸鎮賈勇

此後毋懸：江左而一味招徠，曉露齒張奉，始武與
武武爭，能文與文歸清夜，自想究有何因，是盜已入室
而如此，問庭主人翁，使首聽之天下事，其有濟哉！工科
都李清亦言：先皇十七載宵旰，不以興以亡，人知其
故乎？或倭步低言，情能燕雀，則其罪在謀，或露齒張奉
毒生蜂蟻，則其罪在競卒之籌，兵食餉之心，不勝其持
祿，因寵之心，與分社樹，幟之心，而如醒如睡，以貽禍宗
社，是前車也。今在庭諸臣，不此之鑒，而泄密如故，水火
玄黃，又如故，豈忘先帝時事耶！一時心涎利名，見分

吟成諸臣之舌戰何猛然究竟逆聞一入蘭艾與玉石俱盡而迄今時移事換獨一夢也將舉半壁山河不供諸臣之全擲不止乎無以調停起紛囂無以姑息滋飛揚可也疏奏俱俞之

癸巳鎮江于永綬等兵亂

督補可法却將四人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于永綬皆以功遷鎮帥加官銜而永綬猶傑然相與統騎兵百餘舟二百餘從可法北征駐紮京口會浙撫所調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安靜獨鎮兵橫偶

一騎買民瓜半子償民嘗之乃歃民浙兵起縛買瓜者
枝江中遂大隊六月二十六日浙續發防江兵至守備
李大開率之起鎮兵衝道砍其馬殺兵二三人馬負創
馳本營鎮帥知有變率兵與大開相擊他浙營坐視莫
援大開矢洞脅死鎮兵乘執焚掠死者約四百人擄
財物撫臣祁彪佳聞亂從蘇郡整部伍疾至永綏等兵
聞風亟遁彪佳兵追之所收資貨衣甲甚衆奏聞命四
將由六合趨可法軍前馳核治而已未幾移駐儀真鎮
江民始安原任戶科熊汝霖言兵至今日百姓視如讐

朝廷畏如虎老成謀國者始為養癰之計以苟且目前而直言無諱者一觸其鋒身家之禍立至臣新自升陽來知浙兵為遼兵所掣大居民者十餘里然遼兵同守地方何得輒自焚殺聞遼帥言江北四鎮以殺搶封仇吾輩何憚不為臣意四鎮一聞此言必當憤發為雠數然北伐以雪此恥而猶慮一淮橋遠度此土何覲顏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北帶礪曹堂與內處以藩籬視之至定鼎之地強幹弱枝兵力宜厚頃見樞臣張

因維請建三輔疏擁衛神京莫善于此當勅速行以觀成效報聞

革北選御史汪承詔戢為民

以應按賀遜代題故先削籍

升四川巡按判之渤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本省以御史和壽嗣巡按吏科左熊汝霖言蜀事已為書腐陳士奇壞盡今不宜用一弱不勝衣之渤不聽士奇為提學則設兵及為巡撫則又設文故汝霖及之

戶部以兵增缺餉請勅會議量入為出又請開援納事例

俱從之

甲午命從逆諸臣以六等定罪

從科臣馬嘉植言也嘉植言今日可憂者乞師突厥召
兵與丹自昔為患及今不備萬一敵馬長淮修功邀竇
將來亦何辭于虜又請從逆諸臣倣唐六等定罪從之
命各鎮舉用大帥俱聽督輔史可法題請

召對北使陳洪範馬繼愉等議如原任兵部尚書陳新甲
尋以科疏已之時左懋第以憂不入獨閣部九卿科道
與洪範及紹愉俱對上言及款北紹愉言先帝時

曾命臣使北若款成必無今日上問何以不成紹愉
言使者再往則款矣主款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市故
縱上曰如此新甲應卹諸臣無應者獨詞臣陳盟朗
應曰可上因命卹并察度斬新甲者時諸臣恐殿上
相爭端熟臣前輒遂退既而工科都李清言新甲受
任中樞楚豫喪失者為襄陽河南汝寧南陽歸德等六
郡即恭皇帝飲恨上賓禍亦繇此近聖明御極雖追崇
尊號然攀髯莫逮徒想遺容于弓劍想亦不獨臣民所
痛心也且新甲又誤聽張若麒言出關催戰舉五鎮八

萬之精銳盡喪海濱今者皇幾淪陷其病原此不以爲
罪將舉而功之乎若先帝以不世神武屈呼韓而繫
頡利是其壯懷迨虜寇交橫內帑如洗欲緩餉而兵且
脫中欲加餉而民已剝削故以憫念元、至意不得已
議款此亦先皇所隱、茹恨而不欲明告中外臣民
以弛我戰守者新甲乃謬行抄傳可乎當日刑部初擬
猶緩以秋社先帝竟改票另擬如之主決蓋惡其以
浪戰誤國又惡其以泄款辱國而非以主款死也若指
新甲爲極應與朝雪則以未失一城未喪一旅之總督

鄭崇儉因人巧詆立肆西市然諸臣雖微知其寃而未
敢顯言正以封疆事重寧嚴無寬耶况新甲耶乞將新
甲罪狀再頒天言仍昭原擬又給事中袁彭年陳子龍
復特疏爭之遂已

改吏部員外倪嘉慶為戶科給事中察核省直錢糧
大學士高弘圖等薦其有心計故也

丙申左都御史劉宗周言文武將相未盡調和官府表裏
多出權宜又以紀綱法度風俗人心為言俱嘉納之
命速議開國靖難及正德天啓慘死諸臣謚

靖難諸臣：誰惟不
可少者：在當時：必非
急務：若諸臣：則時
諸臣：後實：丁心：亦可
辨別：黑白：稍為：著案
至古：年補：信：叙：歷
恩：澤：則：錫：時：不免有
責矣

時靖難諸臣：謚：雖奉俞旨：然以人遠事湮：又札臣：顧錫
時：將祭南海：中止：至是：工科都李清復：舉崇禎時：前疏
請之：得旨：速覆：札科都沈胤培：復申其說：于是：署札部
管紹寧：始相繼題覆矣

丁酉：以杜弘域：楊御蕃：年文綬：丁啟光：寧國：寧胡文若：補
三大營各總兵：官弘域等：統一營：至五營：啓光等：統六
營：至十營

命：推補：原任戶部尚書：于士廉等

從忻城伯趙之龍：請也：前此：勲臣：所薦：無任：命推補者

東平伯劉澤潏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賑銀命刑部酌議
時輔臣曰廣見澤潏疏惠其漸干輒改故暫停不下欽
令發自言路奉有俞旨然後下澤潏疏止批有旨而已
既久無言者乃稟發却覆不允

戊戌命核原任鳳陽總督朱大典

原任戶科熊汝霖言近聞虜騎南下山東諸郡豈可輕
委南北諸鎮非乏雄師不干此時渡河而北或駐臨濟
或北德河節一聯絡斷其來路直待長驅入境使欲一
筆江南公然向小朝廷求活乎且聞賊遁歸志在復還

南渡錄

卷二

及今連檄諸鎮遏河拒守一面遣使俾虜回轅然後令
五鎮全分公道西征或如周亞夫之入武關或如王鎮
惠之溯渭水直搗長安出其不意仍檄蜀中銳卒河西
壯士東行以佐之或賊中有如史思明者使其自圖許
以重賞則獠獍之首不日可懸敵賊可以威虜提在我
內外文武諸臣凡事實做急做無滋謀論無遲時日而
已又言大典難屢掛彈文然毀家措餉宜令先為事官
此行命校議具覆

撫寧侯朱國弼疏枚卜會推全五府不允

以劉宗周疏糾也時閣臣弘圖知士英未可遂恐宗周
再臨水火益甚大為善類異日之患宗周聞乃止
庚子萬壽聖節帝御殿百官朝賀

識者以爲國家伊迺宜倣宋高宗免朝故事

升開封推官陳潛夫爲江西道御史巡按河南

壬寅工科左李維樾請改款北馬副北以正名義從之
命上供應用諸物須內衙門蒙奏點過方發部脩用

工科都李清言 皇上自中州播遷柳後雨沐風脩極
艱難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宗不忘質衣飯舍皆從

安樂憶艱難。蓋以勵儉也。若皇上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非然者。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歛厚歛必至。煩刑。恐令盛之天下。膏血亦殫。而況半壁之膏血。有幾。伏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勿謂泰小而為之。錙銖亦巨萬之開端。勿謂儉小而為之。巨萬亦錙銖之層積。奏俞之。

詔謚廢大典子孫不得擅求。讀奏者禁。

謚山西巡撫蔡懋德忠襄。隨州知州王嘉忠愍。

燾以城陷自縊。懋德先以失事革任。聽勘賊至。督戰遇。

皆皆礼臣顧錫時同里也恩德以失事謫家人謂名實
不稱礼科張希夏疏駁之吏部尋覆贈官不允

命事係兵机者照例家封下科

癸卯革閑部類將于永綬戰帶罪立功降勅掌基張應夢
各三級仍命自今兵將調集地方俱聽撫臣節制

追贈開國功臣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等

追贈于謙直隸開國功
臣並南方為三方平靖
廟加進先此奉了之案
亦有天象存耶

從工科都李清言也友德贈麗江王謚武靖勝贈寧陵
王謚武壯俱塑像祭于功臣廟又贈德慶侯廖永忠慶
國公謚武忠定遠侯王弼濠國公謚武威長興侯耿炳

文興國公東勝侯汪興祖勝國公俱謚武愍馮國用武
翼丁德興武襄秦世傑忠烈茅成俞廷玉俱武烈丁普
卽武節韓成忠北花雲忠投八人皆已贈者

革從逆諸臣朕命法司察有確據者先行撫按解京正罪
淮揚巡按王璽以皇太子及二皇皆遇害聞

時有未任陽春縣典史顧元齡于五月出都見聞敗奔
被吳三桂西追去北又傳言皇太子卒于亂軍定王永
玉俱于賊走日遇害于吳三桂宅內皇城宮殿太廟享
殿各門俱焚惟存正陽一門前三門外焚劫更慘與據

元齡言以聞者流涕

甲辰草原任漕道徽應會戰

兵科陳子龍疏糾其會也應會後任北復官奉政

廢從龍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各弟侄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

礼部尚書孫場疏糾從逆臣諸詞臣命察議

疏內所糾乃周鍾項煜楊汝成楊觀光楊廷樞陳名夏何瑞徵韓四維高爾儉薛所蘊梁兆陽朱積魏學漁方以智等也

奪政輔溫體仁舉即罷用延儒官廢提理無文舉祭廢官

街

新其情：因在止損，
如此則廷安可不被

御史鄭友玄言延儒之貪倍于國稅體仁之奸又毒于
延儒今延儒國觀皆相紐服法獨體仁以先死通謀體
仁陰狠性行酷類李林甫而賢士之罹其毒者八年中
囹圄無虛日更非天寶時所有乞將延儒體仁官廢贊
產或類點嚴追或比秦檜謬配之監貌其奸惡勿令國
視獨恨地下疏奏追奪有差延儒國稅賜死文舉伏法
安有祭廢官街人訖聞果憤憤

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宗師入京

丙午督輔也。可誦疏陳分設四鎮始末且請朝臣論是非
強臣論功罪嘉納之

初四鎮垂涎楊郡可法不得已許有警時各安頓家眷
謂彼此有分可免獨賊且謂之有警則無警不得駐耳
然以調停故坐霸北伐識者恨之

議旌北都死難布衣湯文燮

原任戶科熊汝霖言北都一案臣嘗訪之來者確知梁
兆陽楊觀光何瑞徵為從逆敲謀之首侯恂曹欽程為

出獄謝恩之首方岳貢魏藻德為見朝報名之首而湯
文瓊以布衣死難衣帶中藏有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
文丞相之心二語賊兵此以責陳演斬于市應揭出以
悼史又言楚撫王揚基送一武昌以曲媚鎮臣蒙面受
事避賊甚巧虐民甚慘應勒部校議另示處分荊督王
咏吉聞變思歸明旨切責能不愧死臣知永吉才尚可
用然亦須先定其罪而後徐開使遇之遂憐才伸法庶
幾兩得政奏命核議未幾鎮臣左良玉疏言已不受婚
語意驚餘

戊申戶科羅萬象請以副榜充貢不允

閣臣釋意也時請贈廕者尤多皆以遠年冒乞釋一縣持之然自他輔票擬又每得俞旨濫觴遂開

兵科陳子龍陳防守要者命速行

一曰北使宜速臣料虜今在臨濟間者以安民為名不逆建州零跡或即我降將為一大衆南下而我玉帛待諸境上城下之盟國體益傷宜勅左懋第陳洪範等星馳渡淮先齎勅諭往而令馬紹愉等護銀幣續行沿途將登極詔四行騰布使諸夏曉然知有共主則人心尚

可鼓也。一曰河淮當守淮自濠梁以上。秋冬之際。淺而難守。河自徐邳以上。歸德汴淮之境。荒遠近寇。今我所恃。為江北障蔽。四鎮兵平。劉澤清扼守淮陰。劉良佐併鎮濠寧。差為得策。揚州無藉兵守。高郵之來。安頓家眷。今秋氣漸爽。聞其久懷進取。自當速往。徐邳本信控黃河上流。黃得功素稱忠勇。亦當移鎮符離宿州。以便東西策應。其應用糧餉。當先行會計。陸續措發。募兵之期。斷不可過此月矣。一曰防江宜審數月來料理。防江兵非不多。將非不眾。但患統制未一分信。未明船隻鮮少。

平今黃張雖未受事而上有鄂池遠之師下有黃斌卿
之師但當畫分信地凡諸零星兵船皆附麗之今其益
廣召募鄭黃二帥須兵萬五千人船五百號聲勢始壯
似當即日給發今刻期受事者也

孔村報致年請投楊陽流撫王永吉楚督年文綬楚賴以
備聞逆命達議

命拏究四川貢生吳邦策

先是邦策寓都門目擊聞逆變取傷吏部告示并私記
歲之髮中至留都邦因變掠不死難利辱因尋潛身叛

逆、授官、誅戮七款、牒列姓名、內我方卽龔某、以崇禎十六年陞薛、而誤刊授職、疏辨、因命擊寃、拜建策、然寃妻弟、廣言士嵩也、以字類重出、且數人訛耳、時終以葬某錄、為是

己酉寧波府通判朱統判疏請保舉不允

旨謂先朝之壞、于保舉不必行

內傳戶部左侍郎張有譽升本部尚書、問臣高弘圖等繳、御札爭之不聽

有譽曾任漕儲道上、召對時、勲臣朱國弼力爭漕運提

兵不可罷有譽不與非惟歷陳情事原委詞如指掌因
弼一語不能對頰赤而已至是以尚書周堪慶久不到
任傳升有譽為之識者謂且啓阮大城等傳升漸也勸
有譽力辭不能從工科左李維樾言當此軍興浩繁有
譽經濟通才用甚當乃臣同官章正宸請徵御札閣臣
私因等合詞引咎豈為有譽爭哉今日可用一有譽他
日可用一非有譽者漸不可長耳我祖宗鑒古垂憲之
意宏深政以大小相維閣部不得尚擅人以甲乙互議
臺省皆得與聞故票擬在中書忘其威福封駁在左掖

存其是非中旨傳宣未數，見偶有之正先臣劉健輩
所惕然于履霜之漸而動色力爭也臣願 皇上慎持
之而已報聞

庚戌命馬上差官催礼部右侍郎勤道即赴任又命吏部
主事葉廷秀以都察院堂上官涂仲吉朱永明以翰林
秘秩用

兵部侍郎蘇紫龍疏薦道周等稟擬者閣臣鐸也前起
升何楷今起升廷秀遂為異已藉口矣

辛亥上傳朕痛九六之運方資群策旋軫故都乃自殿爭

啟蒙則至穴開成風封事雖神廟第安在 先帝神寶
獨郵索納衆流天不降康登豈在上朕本涼德異尔文
武大小諸臣鑒于前車匡復王室昔漢室起于艱難而
提合志唐肅興于靈武李郭同心今若袒分左右口構
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茲特諭尔諸臣和衷集事刎頸
之交讐忘廉簡同車之雅嫌永復忭朝廷以此望尔諸
臣尔諸臣以此體朝廷意不則祖宗成憲弗尚姑息特
諭

後原任御史毛羽健原官

羽健 先帝時曾糾阮大鍼楊維垣後坐袁崇煥黨為
兵部主事陸澄原所糾革職

命高牆廢宗除謀不執另議外除盡釋放

命起用鄭三俊易應昌啟可壯孫晉等

從兵科陳子龍請也可壯後仕北為刑部侍郎

命都察院嚴禁各衙門詞賄

御史朱國昌言南京文武衙門自勲爵部寺及散秩首領

皆受詞會賄濫禁平民故禁之

壬子大學士高弘圖等請建中宮命候皇太后回鑾日行

舉經筵以公弘基知經筵輔臣可法弘圖曰廣士英鐸同
知經筵詞臣錢謙益管紹寧陳盟先講官張若為展書
官

太僕寺少卿鄭元詔請急發高黃二鎮兵餉以便進取從
之

元言言高傑開兩寇相持欲乘機復開歸伺使入秦奪
其巢穴所乏者餉耳黃得功見朝議款虜力言不可示
之以弱恐長覲覲恣要挾奪國匪以二鎮之論與款議
相背今款金既頒防餉即宜速措惟是東南民力寔竭

催科一急鼓噪四起惟望 皇上卧薪嘗膽以澹嗜好
早朝晏罷以斥宴安日進閣部臺省諸臣戒絕玄黃廣
收謀猷凡行間兵事各疏一、簡出而高批答不許所
司延誤從之

吏科章正宸疏銓政十二事下部覆行

一曰惜人才北都淪陷忠義志不圖生天下之才十去
一二燕趙豪傑齊魯英秀秦晉雄宿不可復問天下之
才十去三四大河以南仕于虜者又以汗溫死灰難燃
天下之才更十去五六所由以資中興者僅在荆揚益

之間可不知愛惜乎靡然恢綱無以細過小者復從然
求可不嘆于之才一曰甄督撫督撫者吏治係焉軍政
係焉人材民生係焉今見在督撫支持半壁孰為百鍊
之品八面之才孰為望可服人才能周物孰為垂張寡
識奚嬉無能宜留宜去宜更必家臣力秉虛公庶封疆
無悞一曰催脩冊吏部脩冊有年月有賢否據述難移
法成不更今掌故無憑親押屢遷跡逃不調雖欲平進
其道何由必據呈牒咨訪是為公舉為私訪爰明試為
時報之行揔立限勢不容緩一曰慎名器國步多難方

殷忠智定策既茂厥賞其餘復人自請叙將使金銀不
供其卽束帛不充其錫何以免瓜果之誦息繁縷之論
哉一曰持戢掌用人獨歸吏却非可雜操自旁求求文
武諸臣得自擇其屬有咨送有薦按有奏討家臣所戢
其餘幾何宜一味銓註無使政出多門一曰重郡守迹
郡守上制司道下制司理欲行其治不得變通之法莫
若隆體貌重事權功績茂者晉秩加等兵衛要地必得
治賦長才兵使自練糧使自儲才使自拔六曹掾史自
擇所謂得賢守一勝雄師百萬也一曰補懸缺長吏員

缺無如今日人兼數事日不暇給則就近遞補勢不得
不委之該撫按山左右河南北遼本土俊才庶人地相
安江淮以南諸長吏撫按所與共安危禍福也按才題
授緩急有資據成敗而核功罪為力殊易一曰核環賜
夫用人撥亂其可使凡憚近器僥倖功名哉宜將薦剡
察覈本末縷條用舍酌年資審才品應陞者陞復者復
或別用或休致無徇虛聲襲乃實蹟一曰酌行取古官
宿其業吏不數更久任以責成功近或俸行取及未周
一考之士不已汰乎今即破格掄才新宜以年為率使

即吏戰心供職踴多慮之思而後神羊屈軼可遇也一
曰肅疆吏文武諸臣共寄封疆則共宜死事逆者逆賊
長驅望風奔竄不斬誅罔之臣安激報國之氣即有智
謀勇決可收效桑榆亦必定罪案徐論才庸未可遽登
啓事以啓偉門一曰飾廢官宥過之典與志士更始而
以作天下氣也然爵見重士乃勸法相守則士知思今
恩詔與申許地方陳薦乃不自靜聽親覲輦下或儼然
陞見行金懷刺踵相接也條例廢官罷吏不許叩閭
宜加嚴飭正寢所言皆切中時弊

劉原任戶科無訛劄條

汝霖言臣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穩
致、討究止應有兵餉戰守四案今改印與印恩恩四
案即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熟臣繼以方類固固恢復
之術全然不諱而惟舌舛筆謬是矜近且以匿帖逐舊
臣為微又聞以疎薄參宰輔為屬又喧傳復嚴懲而人
心皇、矣輔臣曰廣正直忠誠么磨小臣為誰驅除聽
誰指使且聞上章不錄通政給納當在何途内外交通
神叢互傳飛章告密墨勅糾紛端自此起可不嚴行詰

完用杜時來至殿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點者因而牟
利人：可為叛逆事，可作營求結紳慘禍所不必言
小民難尤亦無寧曰 先帝時正此一節未免府怨前
事不遠後事之師思先朝何以失即知今日何以得如
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換盡
是殃民則今何以使罪治不蘇而維城有賴 先帝隆
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致危肩背相踵則
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威惠易行 先帝委任勳臣而
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則今何以使

父書有用而客氣足屏 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
原無足取開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
而思有餘地 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為
擇禦起遷宰執罷拜賊底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
者必用事急矣及今為之已遲再欲不為何待釜遊化
為穴聞臣誠不知何說疏奏罰俸

甲寅戶科倪嘉慶追論樞輔楊嗣昌調度幸方請削官廢
不允

疏言嗣昌當虜入犯時不宜盡調勒勉有緒之虛象昇

孫傳庭等來馳致危氣日熾時歸臣士英任無極輔政
欲寬弼臣以自去也未幾楚撫何騰蛟奏張獻忠心悵
嗣思拯其五世塚遂有當日不為無功之褒矣

乙卯大學士高弘圖以爭求厭不得俱乞休不允弘
圖又請召還督輔可法報聞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車駕祀先師孔子

礼科都沈胤培言恭道 皇上傳制祭先師孔子親聆
天語貴衛臣盡職夫朝廷之礼不同有親朝之礼有升
殿之礼親朝容或面高太政宣諭群臣若升殿非大朝

賀即大紀典未聞可開以傳宣而有越班奉事之官也
况崇儒重道宜尚德緩刑何對趙先師之誠未已遽興
肅清奸宄之思若日食之變尤有可言春秋書災者謹
日食大蔡小人凌君子之象今之蒙氣強半在下方黃
勇于私闘黑白混于公岐則意見蒙之干進者人思躍
治陳情者章滿公車則利誘蒙之而且封事不錄銀臺
則蒙于戒字匿名屢揭街衢則蒙于風俗祈

上獨攬乾綱專藉斧藻日升月恒自今伊始俞之

丁巳命會議先臣功從吏部尚書徐石麟等請也

先是諶子應天府尹冕無嗣徽人于嵩冒稱諶族子得
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時御史黃澍亦由徽
籍移杭籍故為嵩後之英謀求改伯石麒麟等疏即澍草
也工科都李清獨以為不可曰以忠肅公即公侯之非
滋而況于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德侯華高
卒無子約恭墓中平乃以加遠不可知之族裔耶時詞
臣陳之邁心庇之英又援安鄉伯張興佐曾世襲例吏
科都張希夏折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之英有此否議
遂止

兵科陳子龍請優敘仲吉初謝以臺諫不許

仲吉以救黃道周廷杖瀕以浙衆人爭劉宗周不當罷
被逮故子龍薦之

廷推戶部左侍郎張有譽奉部尚書允之

時部科議內傳不可長仍宜參推以存祖制故也吏科
郎章正宸復疏言舉劾當慎報聞

命補河南巡撫及缺官悉察規避道府有司

升吏科左熊維典戶科都給事中

起補易應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禮部右侍郎王廷垣

左侍郎詹事府編修右侍郎

起升原任順天巡撫楊鶯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川湖雲貴廣西等處

東平伯劉澤潁疏攻憲臣劉宗周

先是宗周疏出都中謗紙喧傳有吳姓等聚兵句容合
東林為不軌語更言四鎮方脩行畧將入清君側縉紳
爰八旬日方定越數日澤潁疏至明已有功無罪且言
宗周若誅即却戰求 皇上賜劍語狂悖上不得已
溫旨諭之

蘇松巡撫和尙臣請定三吳財賦

處佳言西北臨海財賦皆取給東南供輸非舊貫可泥
請委原任廣州府推官顏俊彥與各郡鄉紳會議更定
允之

札科款致平疏糾宗貢朱統額報聞

時閣臣士英與曰廣同詆 上稱曰廣曰 皇上以親
以序合立何功士英厲聲曰且無攻以尔輩欲立疎落
絕意奉迎故成且功耳時統額寓京師遣素机持曰廣
大畧謂從逆輩皆曰廣私人而迎立一節曰廣又持異

議疏不由通政司以他官遞呈年疏服之言其非體又
請寬免汝霖抗言之罪以昭聖度通政司劉士積亦言
統轍越奏違制自求罷斥俱報聞

己未浙江提兵王之仁請開屯金塘大榭允之

命優恤薊國公吳三桂父吳襄

襄故提兵西京師李自成勅襄為書招子三桂降三桂
不從遂并妻祖氏及二子一女皆被害至是三桂胎書
劉澤清期令兵賊聞澤清以書聞贈襄遼國公諡忠壯
祖氏贈夫人給祭葬

升編脩揚廷麟左庶子欽正宗在中允

廷麟以糾揚副昌調兵部至是固相彪佳薦復職正宗
後降北復為編脩

庚申議起原任副督王叔敬巡撫山東鳳督朱大勳巡撫
河南命吏部堂司官回奏以承吉見在勸議大典尚未
結案故也吏部尚書徐石麟疏言皇上以公北賚豫
境乎北騎方踰寇峰久路今東督既藉其平日恩威因
移于境豫撫又責其自練組甲具獲得以行度而費亦
累鉅萬不煩皇上主歲吏一錢譬如有一人為欽使

利疆重任可以賞試乎
注惠中強修謄

入毒龍之潭而探其珠走猛虎之窟而奪其子則必懸
千金以募死士若無千金不學不膽一動似賊之起又
如有兩人焉均為長年五老駕舟海澨其一人屢遭颶
風顛覆其一人屢有鼠雀侵欺為時可素然後之航海
者則必就兩人問之何也以猶愈于迷惑失向望洋向
若據舷而啼者也今兩臣尚能和輯將帥申明紀律而
皇上又不煩矢鏃窮犒之費為齊旅經營此間却馬士
英與臣為持疆土而不得不植宜出此疏奏命另推據
撫

宋史紀事本末

加閣臣可法太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弘治太子
少師曰廣太子少保並文淵閣大學士英太子太師武
英殿大學士鐸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于蔭有差可
法蔭錦衣衛指揮僉事除俱中書舍人

辛酉復召原任司禮監太監李承芳入內還其原廕

承芳 先帝時以罪發南京

壬戌升刑部左侍郎賀世壽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金場

命臨北提兵檄大猷于漵漵隨檄漵藪北行

澤溥至北面不送

復設東廡札科勅勅年疏陳鵠級調外

彭年言 高皇時不聞有廡也相傳 文皇十八年始

立東廡命內官一人主之此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

言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者嗣是一盛于成化然西廡汪

直瑜年輒罷東廡尚銘有罪輒然當時已不得稱統治

矣再盛于正德其總用事者則丘聚谷大用張銳等也

初皆倚逆瑾煥虐攝八黨之光祿十六年之禍天下遂

然三盛于天啓之季逆魏之極幾危社稷自此而外

列聖固無聞也。高皇帝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
不過刀介侍左右如漢衛尉唐司衛卿典宿衛宮禁耳
天六年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成經法專終
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詔獄。文皇帝時諸生紀綱
叩馬首請改招馬都指揮僉事典治詔獄未几奸利事
覺即日捕誅自綱而終。文皇世錦衣雖典詔獄盡可
預諾而已其後莫重于我寧尤莫重于陸炳。寧托義子
竊國姓植傾海內然以通寧庶人伏誅詔下幸傳奉違
者指揮汰十之八族校汰十之五歲省度支我數千萬

一時翕然稱神明也。柄位師保，參綸綍，領宿衛，則先揀
勲也。刺奸，則司隸也。分將相任，則古大司馬、大將軍也。
自相嵩成寧侯，無不曲奉之。中外重足而立殆矣。
列聖雖時有禁衛之寄，取備官耳。夫即其時，殿衛之興
廢，而世之治亂恒因之。陛下試考鏡往事，深維得失，
則旗校緝事，是否應，你可得其禁矣。頃先帝朝，不當
任殿衛乎？勤訪緝乎？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
自有不脛而走之賄，逃網之方，即從密網之地，而布作
奸之事。反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怕張交際，為人情所

有之常後乃贖贖百十成極重莫逆之勢豈非以兵援
之遂愈私而專傳送之因愈曲而費乎究竟乃風雨煉
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逮捕可以迫脅其尊上誰生厲
險卒釀亂形乞陛下清鑑挺用舍之術以絕賄源嚴
法司搜捕之責以杜奸萌則緝事可以不設成命可以
立而疏奏責以狂悖詞外吏科河南道俱疏執不聽劉
年後降北為廣東學遊

起原任副督丁燾燾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楚豫軍務巡撫承德懷陽等處

魁楚崇禎時以先機戍

升光祿寺丞張假樞奉寺少卿

作樺先為兵科以糾楊嗣昌高起潛誦沒升今戢後降

北為同知

戍原任節陽巡撫王永祚

以棄城

命提問原任蘇松巡按王志舉

坐貪故也時志舉已仕北為京師為

癸亥補原任戶科熊汝霖吏科右給事中

甲子內傳催外解錢糧

旨言初遣內任往臨回輔臣弘圖科臣羅萬象等疏止
今軍興旁午外解無幾該部嚴催全完限八月終並為
遣內臣地也

革原任巡按山東御史余日新戒法司提問

以聞交先寔放也

署刑部賀世壽擬上從賊六等條例着再確擬

一為賊領兵獻策謀危社稷者即庶條不宜末賊一督
撫提兵降賊情罪極重不宜列等一四五品京堂及

科道翰林受賤要職、升降執守巡等官不宜止于統一
廣官受傷命、如科道翰林吏兵等部官又封疆大吏巡
方司道聞變倡進者不宜止于流一獻女獻婢娼賊及
受傷官者不宜止擬徒皆明旨所取也

督輔如郭汝疏請各鎮兵餉以固進取命戶部速發

可法言近聞諸臣條奏但知催兵不為計餉天下寧有
不食之兵不餉之馬可以取進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
臣即躬率衆聽為諸鎮前驅又言國家人才日耗仕路
日濬皆因名心勝而實業不脩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

清卿台省之缺則曰謀猷經濟非其人不可過錢穀之任則曰此吏事不足煩大賢過兵戎之寄則曰此難題不付若吾輩此推彼却姑辭庸人俟用除更有同見哉即偶出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托病則棄官去衆諸臣精神加量盡風之傲官曾無爲國家塞一等兵餉者先帝皇以求治卒底于亂蓋由此耳今時事益棘覆轍在前必以討賊復仇刻入諸臣之視夢除却等兵籌餉別無議除却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摘拾浮誇薦引市德罪無赦如巧躋華要厭薄煩難或倚勢轉官虛應候事罪無

赦以後陞遷考選必須定，為國家籌兵籌餉治兵治餉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討賊，空言復仇，諸臣能言且不能言，即革野書生少明君父大義，陋晉宋偏安者亦人，能言安在？空言有濟已，勅廷臣將在朝在野人才合併打筭。某堪治兵，即用以治兵；某堪治餉，即用以治餉。其治兵者，或為危疆督撫，或為要地司道，其治餉者，或為戶工堂屬，或為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大者亦可小就，而後懸破格之之選。官小者亦可大用，而後謀非空之說。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姑且緩

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逆賊張獻忠被成都僧王

蜀王及撫按各官俱失所存提兵趙光遠降賊

升礼科都沈胤培太常寺少卿

乙丑命礼部選堪任監司府州縣隨四川巡按朱壽圖行
量人地題補

命法司提從逆張嶠然党索雅薛而蔭等

從尚寶少卿程正揆言也後北兵破南都正揆亦為內

院辦高

辦事

升尚寶少卿徽一以鴻臚寺卿

命優恤湖廣殉難衆人諸部策李脚知寺

萬策等為從逆御史喻上獻開薦聞賊偽官將用之萬
策自縊聞先禍堵死

吏部右侍郎勳過周疏陳時務俞之

道周言南都定易則福建江右皆為首藩江右之有虞
鎮南揭肇廣西揭汀漳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
鄱陽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水陸兩湊在

予衢州衢州之比度鎮雖為差弱而建瓴之勢度衢相
等有事即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我塘外誠以扇南
之鉤接濟度鎮以資東之鉤接濟福省以兩廣之事權
分駐贛州衢州則臂指形成藩屏義固矣一曰復燕京
而後可都鍾陵燕京雖管亥破後幾輔人心思明如舊
天壽陵寢所在食息不可暫忘臣見周室東遷棄地不
復晉宋南遷無意北望皆所未安今燕京道遠不比汴
宋然漁陽盧龍悲歌感慨之士不乏其人宜宜蒞永幸
未陸沉可多方勸率刻日收復還告孝陵乃定鍾虞以

終龍盤虎踞之業此一務也一曰先召勳王而後可言
討賊自古王室不廢入援宗廟初年以客兵中味撫臣
入援者動輒遣還手足頭目之誣盡矣今神宗願覆四
方恬然誠欲矯情換物無動寧功思亦神師通張叔夜
所竊笑之乃今多方激厲克詰張皇策其暮心揚以朝
氣名諸侯師咸集江上乃誓期北伐此二務也一曰先
討閭賊而後可平群盜凡群盜之起皆假閭為聲勢諸
悍將叛兵又假群盜為名寔欲先平群盜則盜不平兵
日以恣宜先大討賊以計潛弭群盜宗澤在河東張所

在河北把練一新恒八九十萬取盜兵資賊糧但用數
才且借江南半歲之餉下已辨矣岳飛言動王之師曰
集嚴穴未回親率六師北渡則將士氣作中原可復及
今決意用飛言中張而宗澤之令兵不患不多餉不患
不足此三務也一曰先理山左而後可復山右山左右
皆古帝王都德義可卒決無捨十四葉天子且僕革寇
理中原難論計自登萊以西籍榆以北擇汗振秋猶可
當一中州間有張邀孔仙之徒奮臂其間晉陽蒲坂必
聞風相應山右既復真保自還藉其兩翼以扶陵寢莫

為行有糧宿重兵使自戢守不煩天子待達此四務也
一曰先靖河淮而後可定江漢先數年臣過清河見東
平汶上暴客飛馳有司莫禁又以蠶授于蚶鵝招撫麾
下堂數千人且私嘆曰舳艫命脉盡于是矣誠索堂鎮
之力以佐淮揚誅叛魁散諸從遠邇十五以佐西討如
是則河淮清而江漢可定由是一意以理新黃淮揚寧
為江漢兩眼此五務也一曰先復承天而後可以收全
楚承天楚之郢都王氣所鍾興猷陵在焉郢之當復甚
于襄陽明矣襄陽在新鄧之衝建瓴水下楚豫相界賊

所必爭荊州西蜀通通盛夏水出一日十里難得蜀猶
不足守復即而後可以東定豫中北取上蔡西斷入雍
之道此六務也一曰先鎮滁州而後可固江淮滁陽宇
內與樞東走瓜儀西走新廬紅心大柳二驛之南與江
浦相直其地皆坦平四通道賊必趨有大城重兵宿
于其間則中都之勢不孤維揚之形亦壯天長六合不
苦風雨搖盪至城增池河兵集大柳城于樞衛二都甚便
此七務也一曰先定進取而後可議鎮守今諸禁將盡
反禁謀曰取湖南則鎮湖南取湖北則鎮湖北曰取河

北則鎮河北取河南則鎮河南欲割中原之地以樹諸侯欲邀萬一之功以分節制然觀古名將皆規畫先定列屬應之今諸將才如流水皆自上趨下至于楊子以爲尾閘欲其時至何日乎誠欲克復燕京必先直趨關陝欲克復河淮必先直取徐宿欲克復襄荊必須探討全蜀進勢一丈收勢五尺盡守江皖還離爪儀即有節制無所入之誠如所云溯河南北隨所自取以爲軍糧朝廷亦何靳爲此八務也一曰先樹儒臣而後可用武將自崇禎以來逸園日拙故者皆謂文臣不効一意右武

然自十七年中八九大將寵極貴盛無有不叛其伏義
死功者一二耳歟自唐宗以還儒將策勲爛于史牒王
明興尤盛于燕羅通韓雍王守仁之徒指不勝屈儒臣
致命而武臣不敢不死儒臣立功而武臣不敢不奮誠
于風力之司揀其骨幹膽識者以行三軍猶風習耳此
九務也行此九務者而一本于克己飭躬者刑罰飲先
禮樂而後刑威先仁義而後功利先家邦而後四海生
憂聞獻我主歟將謀勦臣採古今只有二家唐時觀軍
容用事每選兵自衛動輒先走諸將皆與賊通問取一

棚一縣坐倉特延引歲月李德裕宣制乃約監軍不得
臨戎又約諸將不得取一棚一縣為功今元遠取邠州
弘散取潞州茂元取澤州彥佐取潞州期在平定而
河北被降此一法之宋時南郡荊弱呼兵不應文天祥
言宋懲五代之禍罷藩鎮雖矯尾大之弊而勢亦不振
逆賊過州縣無不下者宜分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
閩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興隆以福建益江東而建
閩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揚州貢長沙取鄂隆興
取蕪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宋人不用天祥說而

國終不根此一說也今責諸將取湖河南北以分節錢
與德裕同意責嶺東協濟福建嶺南協濟江右以章賴
出鄱陽以衢州出錢塘略加提督亦奉于天祥所謂先
措置而後用人先具舟而後召工亦次第然也

工科右馬嘉植疏言朝政奉旨曰話已窮之

嘉植言此者舉動乖張改事顛倒節：為搖撥根本之
圖刻：為擾亂東南之事其言任內且則云始成福大
權仍候上其出流弊必至陰持之以傾動海內漸使人
主疑外廷進言指為矯激論事指為迂踈豈國家之利

臺言臺諫則云日者臣等竊恐汝霖休復敗壞彭年官以
塞謬為狂將以姦阿取媚為不狂乎以獻替為悖忌將
以詭倭依違為不安不悖乎以盡言為近名試觀從來
遠雅勢救潔誼以近名者亦有幾人乎其言護殿衛則
云法司稱天下之平迨殿衛間設害不旋踵一入鉗錮
附會者多怨氣愁結上干天和其言大臣則云士貴而
後主尊上人輕則百姓惑下無可信則事不可以理泰
何吏對窮詰粒見辭色使之汗流浹背請死無地且不
顧與朝魚水有此景象也其言營繕則云我方有事中

原而憂、土木是求外敵窺伺明知無復經畧四方意
且朝廷與東南窮百姓共守此一塊土今額餉有增無
減民間歲入有數水衡不給勢必取盈于民勢必催督
四出勢必詔令不信使東南生氣耗竭黠然挺險誰為
皇上共守茲一塊土語皆切直得旨回話適太后回鑾故
免究。

丁卯山東濟寧知州朱光生員孫胤泰鄉民魏立芳等各
疏請兵既而不行命補道官而已不能救也

起補原任吏科莊整獻札科陞湖廣各原官

鰲獻與淵皆以建言調淵已蒙 先帝環召守制里居至

是方起補後仕北

辛未升戶科左奉朝薦礼科給事中

原任大學士程國祥子震初具疏請卹不允

責以居政地時加派過多為寇毆民也

命淮撫嚴逮從逆各官並噉取等

閩臣士英疏列者時亨錢位坤項烜周鍾龔鼎蔡楊枝
起也時亨已抵淮先與劉澤清際害奪保王獨位坤
與澤清善疏薦北使以從逆不許乃孳先為閩逆偏直

指著燕北地城至是又附北復為給詠餘俱南還

宣太后至南京

先是輔臣士英詢知太后所在密啓請令內員及裨將王之綱迎之令李際遇等護行及至各官迎江干上跪迎洪武門內各泣下

浙東陽諸暨復亂

兩邑向有許都之訛雖誘賊厥渠然餘黨尚伏適朱大興募兵勤王以餉少抵杭而濫剽掠至諸暨許党乘之有司念皇中泰旋勦寇

命逮從逆御史喻上獄等

金瓶梅詞話何似列傳
獄中

左都劉宗周所糾也。平先從逆者、為喻上獄、在京受傷、
命者為裴希度、衛積固、陳羽白、徐必弘、蔡鵬賓、柳寅東、
張鳴駿、熊世懿、傷命無據、或拷或進者、為陳昌言、馮垣、
整、周亮工、劉今尹、朱朗條、金毓峒、魏瑄、李植、吳邦臣、張
懋鼎、倫之楷、趙琨、汪永韶、鄭楚勳、在差逆者、為燕京、徐
日新、向北戎留或逃或叛、尚無下落者、為劉憲章、俞志
度、汪宗友、楊尔邦、傅景星、戚友誥、徐一檢、俱應在六等。
又言徐養心、必舍不終而棄官、復陳臺班、沈向、巡清不

終而橐官俸從例轉楊仁愈巡鹽兩淮尚未報代而徑
回京籍相應勅吏部并度疏奏允之然聞進入都時琯
以告病植以乞放出都已久若向以例轉之措以守制
仁愈以裁鹽差故回籍非逃也必欲後仕北差左都
御史希度函東曉賊昌言調豫琯植景星京側且御史
亮工生副使垣墜已被聞逆刑夫死矣

陞余任南余酒定安之唐事府正唐事補修撰外同升編
修趙士泰陞之邀各原官升度吉士陞陝西編修

安之以私書誣誣同升士泰以言楊嗣昌奪情于萬以

地方民夷之遠以父累皆坐降削者之遠後仕北為學
訓子昂仍為編修

壬申起陞寧夏巡撫與一衛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提督川陝等處振勦軍務

起陞編修僉事趙其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兼
撫毫二州等處

其杰一榜士英妹夫也

以原任福府長史陶椿齡為尚寶司卿

贈政浙江泰政楊師孔翰林院侍讀學士

師孔士英成楊文魁父云以舊郎奉文魁亦以被劾知
縣升主事監軍京口

改戶部侍郎練國事為兵部添設侍郎

陞太常卿朱之臣刑部右侍郎通政使劉士禎工部右侍郎
郎

時原任宣大總督孫晉推戶部右侍郎關已點內召文
選司郎中王重至云欲換本既而止及推晉疏下已點
復挖補痕宛然阮大城語人云我阻之也

命修西宮

擬奉皇太后旨之也

癸酉吏部尚書傑初陳陳銓政七款俞之

一定官制地狹則員宜省差減則缺宜裁事紛則官宜
併時棘則才宜儲此在內者當議又督多則官尊而費
廣撫多則力分而民誅監多則指繁而視亂此在外者
當議一曰慎破格宋太祖得張齊賢我高皇得方孝儒
皆不自用而面為後人用今風會既薄全才已鮮而好
獎借者又動求破格不知新發之剛光銳初露驟試堅
鉅則必鋒鉞鏖折而不可用一曰行久任先朝諸臣席

未暖而謀遷播甫肩而思却此唱彼和遂成風俗 皇上
上戎祚以來北風更甚謂宜累徵前朝待況鐘劉綱諸
且違意外職自方面以上迺兩考者或由臺省外轉應
還朝者地方受戴挽留加以京銜久任知推部曹非歷
休伍年不得調大僚亦非歷休二三年不得調庶心志
不分治教自奏一曰慎名器自軍興以來用人多端監
紀濫于泥沙破執悉登將組于是登龍已播之子或借
陳言或求汲引然猶曰人非兩榜苦無門徑也若今日
之新貴有推知求選京秩者有三甲求為二甲者有戶

刑思濟札兵者此嗜進一念何所不至庶恥較則防維
決累、從逆皆此一念胡可有此一曰嚴起廢迹見臺
省撫按薦賄往、丹陽朽本証張爭筭以爲偉器巨擘
當于起之、日嚴辨廢之、固有理直而廢枉者急復
無失有情可原而爲法受過者宜以因銜久原而其情
有情本較廢太重者宜薄其廢以歸之平有情與罪相
當者宜守 先帝已允受書無爲不肖然灰如此則人
知一念不謹遂沉永利庶懼然戒矣一曰明保舉國初外
吏皆有五品以上京官保任故能守身守官鮮上援下

剝之患自保任法壞京官乃有庇外吏以市交者大貪
大庇小貪小庇吏治益壞謂宜使在京各官徧舉所知
之才足治兵智足理賦考于條系中各舉數人開具送
却且列其名次并舉主姓名開呈御覽賞罰共之即即
縣滿亦須保舉的確而後送詢若無保舉即註下考廢
乎集思廣益不負國家一日消朋黨進朝諸党或由玄
修或孫德為或孫冲聖不召特不陞見深宮燕閒之日
多而按凡賢士大夫之日少于是或竊大阿或標名義而
黨遂蔓延不可解乞 皇上修祖宗午朝故事或于嘗

朝日或于常朝次日召見群臣于便殿凡關係軍國重
務與輔臣却院面商可否見之施為雖欲各立門戶又
何從得疏奏俞之

蘇松巡撫卞軫疏留鎮臣黃斌卿命兵部會議

斌卿先開撫京口與龍佳募兵買舟頗有次第至是稅
兵卞軫達款調斌卿于上江以下江自輟龍佳深惜其
去故請留之

督輔卞軫奏將北伐命嚴中紀律如四鎮縱兵淫掠一
律糾參

甲戌命巡撫王爰提兵立名進駐東昌不得議往河南
遣戶科都熊維興督催浙直兵餉金花稅糧

升浙江副使陳萬虞太僕寺少卿

萬虞舊御史以執侍郎宋之普瘞屍事從寬故例轉

東平伯鄭淑等再疏勸左都御史

初澤清疏下聞諸鎮獨疏公疏不一而足越數月忽下

陳興澤清疏言宋周勣往鳳陽為謀不忠料事不知

抗敵岬莽孤臣無礼陰挽恢復不義欲誅臣等不顧激

變士心釀生堂之禍不仁良佐疏宋周主持三案為門

戶主盟託臣為覆錯之自為守司為聽之閉城距守
皇上不為群臣所容不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語皆挑激
公既尤甚謂諸人往以紅丸提擊謀害皇祖母皇考與
今年迎立時力主擁戴別藩詆謗 皇上非臣等與督
臣馬士英朱國弼等欺迫定盟札約史可法弼裁則天
位素與殊枝此尤往罪之所以痛心者因紅丸提擊前
罪之不安于心迎立異謀近罪之時奪其魂人、樹党
事、肆欺其謀危聖躬已明見之劉宗周幾度 皇上
鳳陽一語矣夫鳳陽五城郭剝市止有高牆 皇上新

承大統乃欲安頓天下光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謀
謀乃姜曰廣姜姓合謀之曰廣心雄胆大行偽言堅
不快 皇上入戎為非其意中人恐將來內外諸忠與
皇上說明不知元所故密弒元党宗周將弒戴 皇上內
外諸臣一一糾拂然後迫叔秉與遷居別省外郎耳乞
將曰廣等三奸拿送法司正其謀危君父大罪如姓宗
周必欲進京臣等即渡江赴闕而許其奸正春秋討賊
之義如宗周急往擒利目等正無發難之人乞勅宗周
五軍前赴魏指示刻期渡河說者謂昔苗今發且自憲

臣語言不諳將違宗周也督補可法不平三換與劉澤清皆云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俟可法疏下乃言前具公疏寔與良佐等知會賴臣不專慮疆事而分取公疏惟恐曰廣等不得黨勝又云臣與東林無舊疎因江北新黨數人苛求太過然後知公疏及往澤清意也

命吏部考選廢籍各官及舉貢生監才品堪用應効力危疆者咨發督賴以補地方缺員

乙亥內傳起陞張撫吏部左侍郎從提國公徐和基等請也

張孫振市井無賴之人
中尤為狡詐

投先以薦送呂純如為言路攻朱先又以私書被發
配至是弘基等請再按判津清疏惟請竟起之并復議
却之逮張孫振劉光斗等吏科都察正篆言運際中興
人思舉附何患羅網不恢祇患往實多難張捷若卿若
官推能故礪特前此佐銓偶偏遂來多口今違荷殊知
定當盡撤城府一秉公忠何敢妄有以索若卿之遠述
捷疏稿述人求為心跡詎之張孫振孫文瀛架檣狀盈
車劉光斗漁色為姦指孫振捷臣等隱忍不言而職何
事應自今以往鎮臣以殺賊為功勲臣以屏翰為職一

切用人全歸吏部疏奏得旨業廷秀以主事批升都察院堂上官群臣寂無一言今批用張捷便有許多議論著為首的回奏盖欲以此箱正宸口也奏入得免究大理寺少卿郭繼經疏劾鄭欽龍功命部覆議

未幾劉澤清以封爵請

丙子下從逆項煜于獄

革原任礼部郎中周璵工部尚書陳必謙職命刑部提問朱統類糾捕臣曰廣升及二人也末証曰廣駐私甚云姦媳且欲下曰廣受宗周劉士積周璵陳必謙楊廷麟

國朝之廢多不恤其統
領之謂矣

王重富、顧祚、劉復、丁履初等，于理誠滋不倫。疏奏有乃
心王室之褒，而聽以結党必誅，以大臣偷生皆提問吏
科右熊汝霖言輔臣曰：「廣之誣自在聖鑒。」若周鍾等亦
非善類。公論國法而聽之耳。及取純、顯、全、疏、閔之至姦
媿等語，不禁駭愕。既而思「孔義廉恥」四字，陵夷至今，蕩
然盡矣。犹賴士大夫稍知學問者，盡地而蹈，如曰「廣誠
亦其人，今竟欲以狎視之行，加孤潔之身，獨不念自污
其舌乎？」時江督袁繼咸亦疏雪曰：「廣士英不悅。」

改兵部主事凌軻為山東巡按御史。

皆輔史可法薦之也

工部尚書何應瑞疏言江浮大木有助鼓工命擇吉興役
丁丑命修築雄城設祠官歲時致祭

增安慶水兵五千人

封卽存義為大興伯世襲

存義皇太后弟國戚世勅世廟議革卽弗稽也

命卽死卽生員卽瑛

瑛開先帝崩于賊憤激一溺再縊卒死至是以進士
王曰俞言命札卽依奏時金壇生員王明灝亦慟哭不

食死

命四旗侍糾有司

從廣昌伯劉良佐請之

戊寅命原任薊督王永吉戴罪提督山東務仍同陳洪範等料理酬北事宜

從閣臣和圖等請也未幾刑部擬成諱詔以永吉身為督師因被君亡豈止一戍始戴重罪任事不効加等贈原任福府長史王秉石詹事府少詹事廕子

己卯命三法司將從逆諸臣會同府部九卿科道限三日

內議奏

興平伯高傑言國家士氣自靖難大札魏璫三大索摧折已甚今乃復以從逆為題耶悅鍛鍊過刻恐開風悞罪外樹敵而內益仇東平伯劉澤清亦言七月二十七等日北來官船隻絡繹不斷後船追趕還回濟寧不敢渡河以臣之愚除真正降賊作官賊榜有名法難輕貸至于被賊刑拷之人還望少寬文網收歸依舊時以為二日疏皆從逆諸臣洩之也

起升松遣太僕寺少卿王濬右通政

加錦衣衛事馮可宗都督同知

補原任給事中馬兆義札升南郎史成勇福建道

兆義崇禎時以濫國候考推知閑住勇以糾楊嗣昌度
將王心一高倬各奉部左侍郎

贈原任巡按湖廣御史郭熙祚太僕寺卿謚忠毅廕一子
熙祚為張獻忠所執題詩于壁、憤罵不屈死

加戶部郎中袁樞銜一級

先是銓部陞樞山東僉事戶部題面奉旨准留不准加
銜不旬日復有此旨

奉皇太后懿旨命禮部同監臣韓贊周遠求淑女

辛巳改補李模張煊李長春楊一儒爲河南等道御史

模以巡方勅監臣簡煊以會推房可壯等一儒以復奏
孫侍庭重聽俱成長春以徽揚時化喬淳事繇辭改戍
後煊降北仍爲御史

命催山東巡撫王變提兵立嘉赴任兵部右侍郎左德第
都督陳洪範渡河

授杜光祖等錦衣衛千戶尋加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千戶
授千戶者凡三人皆上寓淮時各停主也

陞光祿少卿總督大理寺右少卿

壬午命總督丁魁楚一意勦賊并承德巡撫事于何橋蛟
應安巡撫程世昌請移駐池州允之

改原任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仍以原官總督川湖
雲貴尚辦蜀寇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復南國子監：丞王之晉原官補兵科左給事中

之晉崇禎時以救溫國諸臣謫

封鄭芝龍南安伯

癸未升尚寶司丞錢元愬為奉司少卿

草原任楚撫王陽基任總勘命沅撫李郭德載罪赴督輔
王應熊軍前理餉

起陞為民福建右布政申紹芳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督餉江北原任左僉都王志道為戶部右侍
郎升兩廣總督池德龍為兵部添設右侍郎

陞應天府丞郭繼紹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命文武不許薦舉以開偉門非言官不得上奏以搖朝政
起陞刑籍給事體式都應天府丞

式招坐會推我諫益處

原原任登撫陶淵先子學膝上乳之恩不允

陶先曾以狀處

乙酉懷寧侯孫繼藩子繼誠乞卹不許

繼藩與故輔陳演等俱被閹執然同死賴肇迹王先通等數日內又乞卹閹票之矛盾乃允

追諭先朝挑紅牆功加進撫回卹兵部尚書蔭一子錦衣

衛食事世襲

卹家居十七年王是追諭冒子升蔭輔臣士英庇之也
內傳起陞阮大鍼兵部添設右侍郎從安遠侯柳昌龍言也

時聞臣士英國爲大賊叢譟意稍懈至是忽因昌旌爲
傳升今官說者謂司札李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
交者獨大賊杯酒慙慙意甚感此番傳升定錄之士英
尚不知也頗慙恨左都劉宗周言大賊陷于逆案徒以
當年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于詔獄殺大中者魏臨
大賊其主使也國家莫大于和正消長之辨而和正爲
次即大賊才賊可用臣慮党邪害正之本終病世道則
所爭于風紀之地者一也祖宗故事凡列大僚必用廷
推主之者吏部而臺省主封駁深得古爵人於朝之意

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犹曰偶一行之得
失參半也。未几而大鉞之司馬又繼之。從此廷推可廢
一切。却院臺省職掌皆廢。獨容此二三權貴相進一人
募進一人。而其為糾封墨勅之漸。有不待問者。則所爭
于風紀之地者二也。夫一大鉞耳。擬稱言之而不果行
。臣意其必屈体公議。與天下更始。何勲臣詐昌又繼承
風旨。更唱迭和。取旨如寄。宰相之權如此。且薦賄之紛
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一槩停止。而勲臣冒犯之臣尤
不能為非。昌解則所爭于風紀之地者三也。臣開明立

觀大賊未嘗不
此答涕石忠教語
去之於進用之日宜

實陳臣而陛下且預懸一屬禁曰不得仍前把持
擾假令今後廷臣相率唯諾取媚主盛世福祈特寢大
城新命米皮人才可用不妨徐俟論定再聽廷推吏科
右熊汝霖言新用阮大鍼皇上既以知兵拔之自當
置有用之地壯我長城臣前指其長江要害一疏果亦
區畫分明以此才或當廢或當用果能使封疆此苦前
此執事諸臣自當以爲此若止優游司馬擬補已就
爲之何須添此一席皆不能大鍼爲人閃爍初以科侏
補吏部同已在先平等疑惡之迫使去用魏大中代罪

尚偏而陰行贊與何
必有實據既為魏國
見此為何意復尋實
據耶

大城者亦偏也。若陰行贊與亦無實據。然外番內侮又
作始端。公案矣。時懷遠侯常胤緒亦請罷大城所起之
官。并正錯營之罪。人皆贊其言。

南渡錄卷之二終